

望海楼上的那盏明灯

寻访观海二路文学拓荒人王统照的故居，再现文人聚集的旧日芳华

□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

观海二路49号，错落的建筑正在修缮中。

门口的“王统照故居”五个大字锁定了路人的目光。王统照，是作家，更是教育家。他毕业于中国大学英文系，并留校任教。1927年迁居青岛，先后在青岛铁路中学、市立中学任教。1931年3月到吉林省四平街东北第一交通中学任教。1938年，他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，后应聘任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，1946年8月任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后任系主任。1952年任山东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兼省文联主席。可以说，王统照的一生与教育密不可分。

在青岛，经常能够“遇到”王统照，观海二路49号，他居住了近30年；百花苑，他挺直身躯端坐在绿丛中；海大鱼山校区里，有他凝神思索的面容。再访故居，采访专家，并通过后人的讲述，再现一位文学拓荒人的别样经历。

1 岁月有痕 访旧居，寻故人筑新梦

岁月无痕，人来人往，终是无踪影；
岁月有痕，物是人非，旧居里筑新梦。

4号线的地铁，冲破了黑暗，隔绝了路面上的人间烟火，车厢里风流涌动，恍如隔世。走出地铁站，置身于另一种绿色的世界。绿荫路上，一对对拍婚纱照的新人洋溢着幸福的笑脸，拂面而来的是暖意。

从观海一路的台阶，攀登而上，钻进了观海二路的“怪圈”。围山而建的红顶中，观海二路拦腰成环，形成了青岛马路的第三怪：绕了一圈又回来。另外两怪分别是“波螺油子路”，和“马路建在房子里”。

观海二路围绕着观海山首尾连通，所以，“马路之首3号(1号已消失)与尾75号，只有一墙之隔”。这条路上，有不少名人的踪迹，而与观海山的存在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文人雅士好山水，居住山腰，遥望山海，自是心情惬意，他们的到来也为观海山增添了精神海拔。

49号到了，王统照故居。2005年挂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牌子还在，已近中午，工程暂歇。高墙已拆除，院落里，建筑材料堆砌在空地上。沿台阶顺着山势攀登，11个台阶后，右侧是一片平地，一排平房正对着一块空地，两扇门四个窗户，已粉刷一新。空地对面，还有一排平房，尚未整修，墙面斑驳，当年改造的白色窗框显得不太协调。屋顶的灰瓦已有破损，用砖头和油布遮盖着。一个院落，两种时光。

继续上行13个台阶，右侧是一方平台。再登四五个台阶，又是一个休息的平台，左侧是厕所，右侧临时搭建的工棚里，工人正在休息。再上行十来个台阶，就抵达主建筑群了。左边的台阶上去，是两个院落，前院由朝南和朝西的三座平房围成，后院也有两座，同样朝向西方和南方。院落背靠观海山，院中几棵松柏苍翠，与一墙而隔的观海山上之林木交织错落。

居高临下向西远眺，天主教堂双子塔和百盛大楼耸立眼前，透过绿树红瓦，可以看到一隅海水，碧蓝。煮一壶香茗，聆听山上的鸟鸣，远眺汪洋，自是无尽风情。

在门口徘徊了近10年，终于登上慕名已久的王统照故居。寻访过邻居，登上观海山，看到了一座建筑的落寞，也见到了它的新颜。与原来印象中的别墅不同，原来建筑是由错落的平房组成，正如王统照的三子王立诚先生在《瓣香心语——王统照纪传》中所言：“其实我们这个家，并没有楼，只是在观海山盖了十几间平房，聊以栖身而已。”

1956年，王统照在旧居照片上题了这首诗：

卅载定居地，秋晖共倚栏。
双榆仍健在，大海自安澜。
风雨昔年梦，童孙此日欢。
夕阳绚金彩，天宇动奇观。

那么，诸城人相州人王统照为何选择了在青岛定居？

王统照1897出生于相州镇相州一村，6岁入家塾，7岁丧父。在母亲倾心教养下，潜心习读四书、五经。后考入县城高小，1913年考入山东省立一中。1918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，被推选为学报编辑。1919年五四运动时，从事新文学创作，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示威活动。1920年冬，与郭绍虞、郑振铎、耿济之等12人，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。1922年7月，大学毕业，留校任教。1924年就任中国大学教授。

两年后，王统照辞去教职返回家乡，他为何离开北京？王立诚说，北京当时的形势严峻，加上祖母病重，父亲是独子，必须返乡侍病并办理后事，“这一点对他的精神打击极大，所以迁居青岛，自号息庐，也是取古人‘庐墓三年’的故事”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是“自1925年祖母命我母亲自济南迁至北京同居后，先父与玉妹之往来由是而绝。这是他个人感情上的一大伤心事，又是一大打击，而1929年玉妹病逝北京，我父亲也就无心再来了”。

玉妹是谁？王立诚先生坦诚了父亲与玉妹的渊源，而这也被王统照写在了日记里。原来玉妹是王统照17岁遇到的女孩，原名隋焕东，因为在接触中产生了爱慕之情，遂成为了初恋。然而，王统照19岁时，在家庭的包办下结婚，娶了孟氏家族的孟昭兰为妻，并生下了长子王济诚。但王统照心中还是念念不忘玉妹。1920年，王统照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，暑假回济南时巧遇玉妹，旧情复燃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他把玉妹带到北京，进入女子补习学校读书，让她备考女师大。两人感情深厚，王统照将两人的故事偷偷写进了《民国十年日记》中，秘不示人，直到去世才被后人发现。

日记中，王统照心里是矛盾的，在爱情和婚姻中，他也很苦恼，一方面想冲出婚姻的牢笼，一方面又畏惧流言，同时出于对家庭的责任，迟迟不能做决定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世网重重尽帝囚，人生缘业等浮沤。埋骨青山原多事，风荡灰飞愿亦休。”他甚至想自杀，常常以泪洗面，在巨大的精神煎熬下，他写出了《春雨之夜》《沉思》《遗音》《鞭痕》《梦》等短篇小说。这段感情最终以悲剧告终，两人最终还是分手。王统照的小皮箱里，不仅有日记，还有一团沾满泪渍捏皱了的绣花小手帕，可见分手时他是多么痛苦。

在1936年冬写的词《月上海棠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凌波去后音尘绝，幽香空付柔肠结。几番沉吟，应自悔负心轻别。空相慰，留得梦魂清澈。”充满了对玉妹的怀念和悔意。



正在整修中的王统照故居。



王统照